

大学英语 翻译 自助读本

仲锡 李兆平 编著

TEACH-YOURSELF
TEXTBOOK
OF COLLEGE
ENGLISH
TRANSLATION

中国书籍出版社



大学英语 翻译 自助读本

仲锡 李兆平 编著

TEACH-YOURSELF
TEXTBOOK OF
COLLEGE
ENGLISH
TRANSLATION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英语翻译自助读本/仲锡等编著. -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9.1
ISBN 7-5068-0790-4

I . 大… II . 仲… III . 英语-翻译-高等学校-自学参考
资料 IV .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4530 号

责任编辑 文 依
封面设计 北京夸菲特艺术
设计事务所

*

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邮政编码 100073)
北京京海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2.125 印张 330 千字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1—10100 册 定价:16.00 元

前 言

翻译是一门高级的语言艺术,需要长期艰苦的学习和实践才能真正得以掌握。在大学英语学习中,无论是旧大纲中的“听、说、读、写、译”,还是新大纲中的“读、听、说、写、译”,在这五项基本技能中,翻译都是排在最后一位的。这就是说,翻译是大学英语学习中最难掌握的一门课程。

中国大学生一般都很惧怕翻译。这是因为,他们中有的英语基础差,理解能力弱,知识面狭窄,无法顺利地进行翻译工作;有的中文基础较差,语法结构含混不清,汉语词汇贫乏,每当遇到翻译习题时,便借助于词典,查找到有关单词,不管其在上下文中的确切含义如何,便径直将其搬到译文之中,结果导致译文语句不通,无法正确表达原文含义。

中国大学生对汉译英更感到惧怕,因为英语对他们来说毕竟是一门外语,他们所学得的只不过是一点儿皮毛而已。再加上他们对中英两个国家的文化和语言表达习惯上的差异不甚了解,学生们往往感到无从下笔,说出来的或写出来的大都是中国式英语。

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翻译形式中的英译汉要大多于汉译英,因为那时我们还比较贫穷落后,需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和高新技术,以便尽快地把我国的经济建

设搞上去。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不断深入，与世界各国的各种交往日趋频繁。我国的国际地位也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想进一步了解中国，想和中国交朋友，想在中国建立贸易市场，语言的翻译技能和需求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和重要。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向世界介绍中国，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无论是口头还是笔头的汉译英工作，都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形势所迫，我们需要一批功底厚实的英译汉工作者，更需要一支力量雄厚的汉译英队伍。除了高等学校为顺应改革，将素质教育融入外语教育之中，对非英语专业学生开设英汉语翻译技巧课程外，还应着力培养众多的具有深厚语言功底的专业或非专业翻译人才。

《大学英语翻译自助读本》本着培养学生英汉两种语言相互转译能力的宗旨，以其新颖独特的风格、丰富翔实的译例，为帮助学生勇敢地跨入翻译的大门，摸索翻译的经验，省悟翻译的理论，品尝翻译的乐趣而做出了一番努力。

《大学英语翻译自助读本》共含五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翻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巧。

第二部分选列了最为常用的三十个短小动词，连同它们与其他词汇组合而成的动词短语和习语的运用和翻译。这些短小动词活泼多意，搭配力和表现力十分强大，掌握这些生动、活泼、形象、实用的短小动词的用法和译法，对学生自如地运用目的语表现原文意思，进而提高翻译质量是十分有助益的。

第三部分论述了英语句子的翻译技巧，并列举了 50 个

疑难长句译例，通过详尽的句法、词法分析，向学生展现了行之有效的难句翻译方法。

第四部分分析了英语常用的一些不同文体作品的写作特点、结构、语言情况、常用词汇、常用句型以及翻译时应当加以注意的事项，并借助不同文体翻译的译例，帮助学生准确地辨别出所译作品之文体，明白其所属范畴，熟悉其格式和套语，然后采用相应的中文词汇、句型、习惯表达法和适当的文体形式将其表达出来。

第五部分选取了若干篇外国文学作品片断和不同体裁的汉语篇章，并附有参考译文，供学生试着运用翻译理论和各种翻译技巧，自己动笔进行英汉互译练习，实际操作和体验翻译的过程，并检验自己的翻译能力的进步情况，以提高英汉语互译能力。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相关书籍和杂志，除了一些主要参考书目外，恕不一一列出，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作 者
1999年2月

[10]	blood, 四十
[20]	dead, 五十
[60]	old, 六十
[80]	old, 七十
[100]	old, 八十
[1000]	ancient, 九十
[10000]	old, 百岁

目 录

第一章 翻译理论浅谈

[101]	一、关于翻译的历史	[1]
[102]	二、关于翻译的标准	[2]
[103]	三、关于翻译的性质	[3]
[104]	四、关于翻译的过程	[4]
[105]	五、关于翻译者的素质	[7]
[106]	六、是直译还是意译?	[9]
[107]	七、望文生义, 译家大忌	[11]

第二章 常用动词用法及其翻译

[108]	一、act	[14]
[109]	二、call	[16]
[110]	三、come	[23]
[111]	四、cut	[34]
[112]	五、do	[39]
[113]	六、fall	[46]
[114]	七、fly	[54]
[115]	八、get	[58]
[116]	九、give	[68]
[117]	十、go	[72]
[118]	十一、hang	[81]
[119]	十二、have	[84]
[120]	十三、help	[88]

十四、hold	[91]
十五、keep	[95]
十六、lay	[101]
十七、let	[108]
十八、make	[111]
十九、pass	[120]
二十、pick	[124]
二十一、play	[127]
二十二、pull	[132]
二十三、put	[137]
二十四、run	[145]
二十五、see	[151]
二十六、set	[155]
二十七、stand	[162]
二十八、take	[168]
二十九、talk	[175]
三十、work	[180]

第三章 英语句子的翻译

一、关于不同句子成分的翻译	[183]
(一)如何翻译主语	[183]
(二)如何翻译谓语	[185]
(三)如何翻译宾语	[187]
(四)如何翻译定语	[188]
(五)如何翻译状语	[189]
(六)如何翻译独立成分	[191]
(七)如何翻译从句	[192]
二、关于被动语态的翻译	[198]
三、关于不同词性的转换翻译	[201]

四、关于逆向翻译	[203]
五、关于疑难复杂句的翻译	[205]
(一)顺译法/顺序法	[206]
(二)逆序法/倒译法	[207]
(三)分译法	[207]
(四)综合法/合成法	[208]
六、英语疑难复杂句翻译举要	[208]

第四章 关于不同文体作品的翻译

一、日常谈话文体的翻译	[235]
二、即席解说文体的翻译	[239]
三、公众演讲文体的翻译	[243]
四、广告文体的翻译	[249]
五、科技文章的翻译	[255]
六、说明书的翻译	[260]
七、小说文体的翻译	[266]
八、诗歌文体的翻译	[278]
九、戏剧文体的翻译	[286]
十、汉语成语和英语谚语的翻译	[294]

第五章 英译汉、汉译英翻译练习

一、英译汉	[301]
二、汉译英	[356]



第一章 翻译理论浅谈

一、关于翻译的历史

操不同语言的人们在口、笔头交际中，一般总是需要另一媒介的帮助，交际才能得以顺利进行。这种媒介称为翻译。

在文字发明和得到广泛传播和应用之前,翻译主要是以口头方式随时随地进行的。后来,随着文化的普及和交际范围的扩大,又产生了笔头翻译形式。这种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书面原文转变成另一种语言的文字形式,是两种书面文字之间的非即时性转换,允许译者有较多的时间对译品作一些笔墨文字上的修饰和技术上的推敲。

语言翻译的历史源远流长，已经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沧桑。毫无疑问，口头语言的翻译早于书面语言的翻译。早在西汉哀帝时期，就有一个名叫伊存的人到中国口传一些简短的佛经经句。当然，那只是一些零星的口头活动，算不上是佛经的翻译。真正的佛经翻译是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也就是公元 148 年开始的。译者叫安世高。后来还出现过一个名叫竺法护的大翻译家，译了 175 部佛经。从明代万历年间到清代“新学”时期，又出现了以徐光启、林纾（琴南）、严复（又陵）等为代表的介绍西欧各国科学、文学和哲学的翻译家。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林纾，他与合作者以口述笔记的方式译了 160 多部文学作品，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述》

(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等。到了清朝末年，又出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他潜心翻译 13 年，译出了许多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赫胥黎(T. H. 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亚当·斯密(A. Smith)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孟德斯鸠(C. L. S. Montesquieu)的《法意》(L'esprit des Lois)，斯宾塞(H. Spencer)的《群学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约翰·穆勒(J. S. Mill)的《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甄克思(E. Jenks)的《社会通论》(A History of Politics)等等。

我国近代翻译史通常把“五四”运动当作分水岭。“五四”前最为显赫的翻译成就是以严复、林纾等为代表的对一系列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和文学名著的翻译。“五四”后则开始了我国翻译事业的新历史时期。鲁迅、瞿秋白等我国近代翻译史上卓越的先驱者开始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如《共产党宣言》、《毁灭》、《死魂灵》等。现代翻译之父严复曾经参照古代佛经翻译的经验和自己的翻译实践，首次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鲁迅在把翻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他对翻译标准的个人观点：“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文学巨匠钱钟书先生说道：“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韵味。”

二、关于翻译的标准

翻译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以衡量译文的优劣。现代人已经把翻译的标准概括为言简意赅的四个字：“忠实、通顺”。忠实，指的是忠实于原文。译者必须准确而又完整地把原文的思想及内容表达出来，不可擅自增删或变意。要绝对尊重原作者在叙述、说明和描写过程中所反映的思想、观点、立场及个人感情，决不可凭着个人好恶去肆意歪曲，要“保存着原作的丰姿”。通顺，指的是译文的语言必须

合乎规范、通俗易懂。译者应该使用大众化的现代语言，力求译文朴实、通畅、清新、生动。译法上也应该做到直译、意译安排得当，没有牵强附会、文理不通或结构混乱的现象。当然，要做到翻译得“忠实、通顺”，决不是一日之功，译者必须经过千锤百炼，努力去做到对原文的透彻理解和对译文的确切表达，也就是说，透彻理解原文是基础，确切表达译文是根本，这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关于翻译的标准，两百年前，英国的泰特勒曾提出过翻译的三项原则：其一是“应把原作的意思全部转移到译文上来”，其二是“译文必须具备原作的风格和文体”，其三是“译文应当与原作同样的流畅自如”。后来，当代西方的翻译理论家，美国的奈达(Eugene A Nida)主张把翻译的重点放在译文读者的反应上，即把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和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作一比较。他认为，“翻译的实质就是再现信息”。他主张，“衡量翻译质量的标准，不仅仅在于所译的词语能否被理解，句子是否合乎语法规范，而且还在整个译文使读者产生什么样的反应”。此外，根据奈达的理论，翻译的“绝对一致”是不可能的，那只是一种理想而已。奈达认为，译者在翻译时应当去寻求“对等语”(equivalence)，而不是“同一语”(identity)。他还要求译者去寻找“最贴近的对等语”(the closest equivalence)。翻译大师朱光潜先生后来也说过：“大部分文学作品虽可翻译，译文也只能是原文的近似。绝对的‘信’只是一个理想，事实上很难做到。”林语堂先生也曾认为翻译的绝对忠实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译者所能谋达到之忠实，即比较忠实之谓，非绝对忠实之谓，……一百分的忠实只是一种梦想。翻译能达到七八成或八九成之忠实，已为人事上之极端。”总而言之，翻译的标准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当然，我们应该力求达到理想的最高标准。

三、关于翻译的性质

翻译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翻译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中外名家众说纷纭，各抒己见。有的说翻译

是一种艺术,有的说翻译是一门科学,还有的说翻译不仅是一种艺术,而且还是一门科学。直至今日,翻译理论工作者对此的意见还不甚统一,但多数人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

要弄清楚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一问题,首先应当弄清楚科学和艺术的不同概念。一般认为,科学是严格受客观规律制约的人类系统化和规程化的知识,是任何人不得违反的。而艺术却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它不受客观规律的制约。世界上的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是依据科学规律而系统地制订的,而是在社会进化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这就不免有其任意性,没有什么特定的规律。因此,要想在两种语言之间找到能够相互转换的客观规律是不大可能的。

再者,两种不同语言的词与句并不是对等的关系,而词、句的意义也随着不同的上下文的变化而变化不定,同一个句子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和运用目的,同一个意思可以用不同的句型和文体进行表达。这种变化毫无规律,令人难以捉摸。这种错综复杂、变化不定的特点,就决定了在两种语言之间依据一定的规律直接翻译的可能性。

既然两种不同的语言无法按照特定的规律去进行相互转译,那就势必需要译者去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活动,用原文语言对原文进行理解,然后在透彻理解的基础上,通过艺术的再创造,用目的语将原文内容表达出来。

四、关于翻译的过程

翻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心理过程。此话绝非危言耸听。美国翻译家奈达认为,翻译的过程是从语义到文体在译文中把原文信息用最贴切而且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出来的过程。他还说:“决定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对等关系显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许多译者在通读原文若干遍之后仍然感到难以下笔。他们要绞尽脑汁,细心揣测原作者的写作思想、语言风格及时代背景;分析判断原作者的文法水平、词汇范围、写作习惯及规律,在头脑里产生一个总体的印象,然后

才能下笔，给原文配以比较相应的风格和文笔。所以说，翻译决不是简单地把一种文字直接转换为另一种文字的活动，它需要经过一个复杂而又曲折的过程。我国文学巨匠钱钟书先生曾对翻译工作发表看法说：“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

对于翻译过程的具体划分，一般都是理解、表达和校改三个阶段。奈达把翻译过程分为分析(analysis)、转换(transfer)和重新组织(restructuring)三个步骤。我国许多翻译工作者则把这种活动描述成“钻进去”，然后再“跳出来”的过程。这种描述形象生动，而且颇具意义。译者拿到一份原作，首先必须“钻”到原作中去，潜心用原文进行思维，继而达到真正理解原文的内在含义，领会原文的艺术风格。到了这个时候，译者方可“跳”出原作，并尽快把自己的原文思维转换成译文思维，然后根据译文的语言习惯，尽可能完整地把原文的思想和内容表达出来。

在进行翻译过程中的第一个重要环节——理解的时候，译者一定要对原文作品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要认真分析句子的结构，弄清句子中各个组成部分的隶属关系、上下文之间的逻辑关系和隐含意味，以及每个词语在句子中所属的词性、名词的数和代词的格、动词的时态、语态、语气等等。当然，对于文学原作来说，还要分析其文化背景、作者情感、语言风格等深层问题。译者应该对未来的读者负责，切不可发生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情况。比如：

I remember that upon one occasion I, after all absolutely necessary expenses, managed to save a half penny; which I had intended to spend on my breakfast.

针对以上英语句子，有两种可能的译文：

译文 1：我记得有一次除去绝对必需的开支以外，好不容易省下半个便士，打算用来买早饭吃。（错误）

译文 2：我记得有一次除去绝对必需的开支以外，好不容易把原

打算用来吃早饭的半个便士也省了下来。(正确)

译文1译出了如此大的差错,原因就是由于翻译时没有将原文中定语从句的过去完成时态完全地表达出来。

关于具体的翻译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进行:

1.首先反复研读原文内容,弄清原文题材、文体、作者写作态度和作品主旨,并借助词典,弄清楚那些不太熟悉的诸如人名、地名、历史事件名称、科技术语的翻译方式等。不可一拿到原文便着手顺序地下笔翻译,因为准确的翻译必须基于对原文的正确理解基础之上。不研读原文便下笔翻译,必定会产生以偏盖全、译文不自然、欠通顺、前后不统一等错误。

2.根据原文作者思路,以英汉两种语言的句子为理解和翻译单位,揣摩译文中将要采用的句型,选定译文与原文句子类型相近的句子框架。

以句子为单位进行理解和翻译,并不是说每一个英语句子都必须对应于一个汉语句子。应当依据目的语的表达习惯,适时将较长、较复杂、不易用一个句子表达的句子拆译成两个或者更多的句子;也可以把几个英语句子合并为一个汉语句子来表达。过分地强调句子的对等翻译,往往会导致译文不通顺的后果。译文的优劣丝毫不在于两种语言句子是不是对等,而在于各个句子中所含信息是不是完整无缺地被转译、表达了过来。

译文框架一般应聚焦于“主+谓+宾”结构,也就是说,对一个原文句子的理解,首先应把理解的重点放在主语、谓语和宾语这三个构句的主要成分之上,翻译时也应当首先构造好目的语的“主+谓+宾”基本框架。当然,对一些较为特殊的句型,则应另当别论。

3.选定译文句子基本框架之后,将句子中除去主语、谓语和宾语之外的其他语言信息依据其功能,分别转译为说明主语、谓语和宾语的目的语,使译文句子初步完善。

4.运用翻译过程中常用的增删词汇、转换成分等技巧和手段,完善译文句子。

5. 润色和校改译文，使译文的各种用词风格前后贯通一致起来，并使其与原文的韵味基本相符。

润色和校改是翻译在经过了理解和表达两个阶段，即“钻进去”又“跳出来”之后，面临的另外一个阶段。校改是翻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由于译者在翻译时头脑里始终考虑着要“忠实于原文”，因此有些语言和句子结构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这只有在抛开原文，单从译文校读时才能发现，很多地方读起来拗口，意思不连贯，甚至逻辑不通。一般来讲，当校读中碰到上述情况时，译者可以停下笔，重新对原文进行推敲斟酌，并对译文进行适当的修改。这种方式比较适用于大部头的文学作品，因为你拿着原文和译文逐句逐行慢慢对照比较，实在太耗费时间了。对于那些篇幅不太长的作品的译文，可以进行对照校改。校改时一般应注意以下几点：

1. 译文在人名、地名、时间、地点以及数字上有无差错或前后不一致情况；
2. 译文中段落、句子以及关键词汇有无错漏之处；
3. 译文中段落分行以及标点符号有无差错或不恰当之处。

在校改译文的同时，还应注意对一些文字加以润色修饰，力求语句精练、文理通顺，并能充分传达原文的风格和神韵。一般来说，校改阶段可以分初校和复校两次进行。

五、关于翻译者的素质

翻译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有些人认为，学习了几年外语，懂得了一些基本的语法知识，掌握了一定数量的词汇，再备有一本好词典，就能够担当起翻译工作来了。事实上远非如此。世界上的语言千姿百态，表达方式不尽相同，因此翻译准确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不属于同一语系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译更为不易。比如说英语和汉语这两种语言，前者属于印欧语系，是一种正从综合性语言向分析性语言过渡的语言；后者则属于汉藏语系，是典型的分析性语言。这两种语言不论是在词法上还是在句法上都有着很大的差别。再加

上两个民族的历史地理、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所以原作者与译作者在思想观念、理解领会、情感好恶等方面也会受到各自语言的很大影响，这些都会给翻译带来很大的困难和障碍。鲁迅先生在谈到翻译工作的甘苦时曾说过：“我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是无须构想。但到真的一译，就会遇到难关；比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的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得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面摸一个急于要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严又陵说，‘一名之立，旬月踌躇’，是他的经验之谈，的的确确的。”鲁迅先生的这段话足以引起每个翻译者的深思，他们必须首先脚踏实地地勤学苦练，多读书，而且要反复读。尤其是当他们搞英汉对译的时候，更要首先提高其英语和汉语的水平。要想提高英语水平，可以先找一本语言流畅优美、结构清晰简明的（最好不是古英语体）英文原作，反复啃上它几遍，潜心研究分析其中的基本词汇、惯用短语、句型、语法、文体、格调等，并对它们做到心中有数，犹如听一台歌剧，它的主旋律或基本背景音乐都始终是遥相呼应的，你一旦熟悉了它，就可以使你在事后听录音时，不论从该剧的哪个地方开始，你都能立刻辨别出这是哪出戏。如果你对某部英文原作的语言风格的掌握达到了如此高超的境界，那你在阅读和理解其他任何英文原作时都会感到得心应手。

对于翻译者中文水平的提高也应采取这种方法。首先选择几本当代名家的作品潜心研读，仔细推敲。除了学习作品的思想内容以外，还要熟悉作者的写作技巧和特色，并尽可能多地熟记一些短语词汇和句型结构。掌握的词汇和句型多了，翻译起来自然会感到胸有成竹，左右逢源；否则，无论你如何挖空心思，搜肠刮肚，也找不出恰当的句式或词汇去表达你想表达的内容。至于英语和汉语的语法书籍，也应各读上一两本，但不必读得太多或钻得太深。

作为一个翻译者或初学翻译者，需要具有广博的知识，更需要有自知之明。因为翻译不同于创作，主动权不在自己手中，思维必须时时刻刻跟着原文作者走，他的主题是什么就得译什么，他的语言怎么